

唐

歷代小說筆記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畚經編輯

歷代小說筆記選
唐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代小說筆記選 唐

博異志 四則

獨異志 五十一則

小名錄 二十二則

雲仙雜記 七十六則

記事珠 二十七則

諧謔錄 四十二則

玉泉子 十五則

開元天寶遺事 二十六則

撫言 三十一則

二

鄭還古

李亢

陸龜蒙

馮贇

馮贇

朱揆

闕名

五代 王仁裕

五代 王定保

歷代小說筆記選

唐

朝野僉載

唐張鷟



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賊汚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于靴帶上。愔問其故。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嘿而不言。

天后中。契丹李盡忠萬榮之破營府也。以地牢囚漢俘數百人。聞麻仁節等諸軍欲至。乃令守囚者等給之曰：「家口飢寒。不能存活。求待國家兵到。吾等卽降。」其囚曰：別與一頓粥。引出安慰曰：「吾此無飲食。養汝。又不忍殺汝。總放歸若何。」衆皆拜伏乞命。乃給放去。至幽州。具說飢凍逗留。兵士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驛峪。賊又令老者投官軍。送遺老牛瘦馬于道側。麻仁節等之軍棄步卒。將馬先爭入。被賊設伏橫截。軍將被索縶之。生擒節等。死者填山谷。罕有一遺。

天后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李氏大盛也。

廣州錄事參軍柳慶。獨居一室。器用食物。並致臥內。奴有私取鹽一撮者。慶鞭之見血。

夏侯彪。夏月食飲生虫。在下未嘗灑口。嘗送客出門。奴盜食醬肉。彪還覺之。大怒。乃捉蠅與食。令嘔出之。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爲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新鞋者。至凱廳前樹上。

有鷲鳥。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安南都護鄧祐。韶州人。家巨富。奴婢千人。恆課口腹自供。未曾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資。鞭二十。洛陽縣丞宋之遜。性好唱歌。出爲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者。庸人也。令之遜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嘯而唱。其婢隔窗從而和之。聞者無不大笑。

北齊高陽王入朝。上問何以爲樂。王曰：「致蠟最樂。」遂收蠟一宿。得五斛。置大浴斛中。一人脫衣而入。被蠟蝨死。宛轉號叫。痛苦不可言。食頃而死。帝與王坐看之。極喜。

周嶺南首領陳元光。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殺之。須臾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將攫喉。而吐。周瀛州刺史獨孤莊。酷虐有賊。問不承。莊引前曰：「若健兒。」一具吐放。汝送還巾帶。賊並吐之。諸官以爲必放。頃莊曰：「將我作具來。」乃一鐵鉤長丈餘。甚銛利。以繩掛放樹間。謂賊曰：「汝不聞健兒鉤下死。」令以脇鉤之。遣莊士掣其繩。則鉤出於腦矣。問司法曰：「此法何似？」答曰：「弔民伐罪。深得其宜。」莊大笑。後莊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憶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筋下食之。歲餘卒。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鎚其髮。遣證與長安尉房恒泰。經三日不承。女婦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慙懼。乃捨之。

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閏其屍三年而葬。打鼓踏歌。親屬飲宴舞戲。一月餘日。盡產爲棺飲。臨江高山半。助鑿竈以葬之。自山上懸索下。樞彌高者以爲至孝。卽終身不復祠祭。初遭喪三年不食鹽。

嶺南獠民好爲蜜餞。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餞。

天后中成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存。

尙書右陸丞除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除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詞訟。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而讀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其妻有美色。天后時洛中殖業坊西門酒家婢。蓬頭垢面。偃肩臍腹。寢惡之狀。舉世所無。而前疑大悅之。殆忘寢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信不虛也。夫人生嗜慾。一何殊性。前聞文王嗜

昌。蹴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菱。曾皙嗜羊棗。宋劉雍瘡痂。本傳曰。「雍詣前吳興太守孟靈休。靈休脫襪。粘炙瘡痂墜地。雍俯而取之。殖焉。宋明帝嗜蜜。蠶蟻。每啖數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談。陳君愛醜之說。何其怪歟。」

王顯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褱爲戲。持帽爲歡。帝徵時。嘗戲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請。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

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與之。其夜卒。」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接入。鎮州宅門及賊登壘。乃

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答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楊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制敕。令史持庫鑰。他適無舊本檢尋。乃斷窗取得之。時人號爲斷窗舍人。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送風必不得張帆。」衆大晒焉。

周張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階。合入三品。已圍甲。因退朝。路旁見蒸餅新熟。遂市其一。馬上食之。被御史彈奏。則天乃降勅。流外出身。不許入三品。遂落甲。

通州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穴前。獺即不敢出去。却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放令自喫。喫飽即鳴杖以驅之。還插雉尾。便不敢出。

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員。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履得之。檻百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涕流而別。時餉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惟有僕並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語。人不如也。

彬州刺史王琚。刻木爲獺。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爲轉關。以石繩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啣魚。石發。則浮出。

薛賁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隋唐嘉話

唐劉餗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土。」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知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會日蝕。其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實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鄴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軍。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嫵媚耳。」

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賣糧也。

鄭公嘗拜埽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江南，在外悉備裝具，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嘔，遂停耳。」

太宗令虞監寫烈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鄜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武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舅，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起自草莽，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逢遺詔，不效其愚，哀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欲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汝情知此漢猶。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京城諸州郎。貞觀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人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

武后時。投匭者多不陳事。而譏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復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可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面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逆人之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遂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句踐吳夫暨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龍城錄

唐柳宗元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且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爲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視而三嘆之。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頰下有鬚，若猿頰也。其上有四鬢，一日伊水上過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何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爲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絕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

出遊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憺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與慶池南華臺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鬣。信偉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稱日王通說其父。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爲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爲越絕前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爲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太宗旣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昶著龍山史記註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註。卽張昶著。昶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余求進此文。後爲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轟然余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與年少於路坎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澆種時耘時耨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贊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明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談然蔽於古器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造然生頗爲文思澀設諸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目紅霧中來上大棘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遣龍致於樹卽姚崇宋璟當爲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語言構怨連結文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濬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爲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爲遠取景物爲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台之曲隅望且重也處幽僻之淵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露而夕陰以爲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嘆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爲絕麗所謂「勢如連壁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爲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醞醑。翠濤。常以大金罍內貯盛十年。飲不敗。其味卽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醞醑勝蘭生。翠濤過玉雍。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百味旨酒也。玉雍煬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爲萬乘之相。則天也。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蘗。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卽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白晝暝。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後。事道士李珣。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贖。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糜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浚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潛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大怒。眉山太

守荐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鬪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大唐新語

唐劉肅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嘆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廷。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舉將件政所執。以見舉。達詞色不屈。舉指其妻。謂達且識皇后否。達曰：「只是瘦老嫗。何足可識。」舉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詔令狐德棻白：「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冊。」後復拜隴州刺史。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旣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至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諭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尙書。

安金藏爲太常之人。時睿宗爲皇嗣。或爲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旣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

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令昇入宮中遣醫人却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卽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來俊臣棄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誑女侯思正亦奏娶趙郡李自搃女勅正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誑女已大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搃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正竟爲昭德所陷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廷多被周奐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屈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奐來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瘡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

保現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李襲譽江淮俗尙商賈，不事農業，及譽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漑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李勣征高黎，將引其子婿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勳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勳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旣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勳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師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於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概，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視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與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欒，向幽途已往，生氣凜然，靜

思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爲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伏私讐。若爲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爲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伴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惜哉。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尙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荐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雀城。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傳藥。及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曾相識。豈是冤讐。」遂捨之。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盧承慶爲吏部尙書總章初校內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遺行勿復聲恐傍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噴他宰相」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爲左僕時君集爲兵部尙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囚紇於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君集反太宗大驚亟命召之以出期不鞠問且將貫其死羣臣固爭遽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歛獻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跎至此昔自藩邸早承羈絏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禋祀」太宗特原其妻並一子爲庶人流之嶺南

王及善爲文昌左相國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旣無事更有游宴但檢校閣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嘆曰「豈有幸相而天子得

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請叙良久，莊道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並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即日拜監察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獮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尙爲宰相，獮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魏徵嘗取還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嘗有此心，畏卿噓遂停耳。」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荐揚

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州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卽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嘆曰：「大雅君子。明哲保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台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官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槿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槿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槿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遲己志。潛遇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軫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胛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誑妄以賀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變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誑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立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致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忿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讐。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輻輳禮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怪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避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覲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年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着羃羅。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爲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廁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只坐擔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羅始絕。開元初。宮人馬上始着胡帽。就粧露面。士庶咸傲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諷千言。及長。善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義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隣。有盛名於朝。而

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彭殤之殊致。嘗問於師逸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之。竭而爲憔悴。疹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躄。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憔悴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永淳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尸解矣。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閣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閣立本。」立本時爲主簿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躬。厮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劔將相。道路以目。入則諂說。出則奸宄。實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僚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

罪過。今且爲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顯頸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來得耶。」義府拂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顯具奏其贓污。詔劉祥道拜三司鞠之。獄成長流。雋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而勝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鏡入。」乾封初大赦。惟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可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屠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飢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躄躄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勅付史官。時議善之。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爽。見內人尙官。又不爲體。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罔誣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璧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

一斗詔復舊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癯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觀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蔣義廢立、勸稱疾不至。志寧願望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李勣曰：「册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惘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訖嗚咽。又曰：「至尊思舊恩，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勅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妃聞勅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托生爲貓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貓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祟終不滅。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自嘲。彥博卽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卽拔公肋。何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糧之詠。有御史台令史將入台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聞與遂不與。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旣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鵬。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鵞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鵬果擊於鵞盤。狡兔起。前上舉槌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上嘗夢日鳥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闔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虫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禮異

北朝婚禮青布纒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蟬爲戲樂。至有大委頓者。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鞞。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縉爲幟。刻龍像。脚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胭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于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猶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王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願。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

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澗伺。從午至昏。常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玉格

同州司馬裴沅。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味。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至洛中干胡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蘆生初無難色。開襖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血與之結。綴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竈。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竈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裴知

隱者請爲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往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襪物，大如羹碗，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爲誠也。」裴還洛，中路閱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蚩，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碗，時飢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撥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僧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帶，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個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所遺鹿裘、籐器，上積塵羅，棄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自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誓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勸學士賦詩送之。

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礮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閉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寶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之。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檣就墨，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無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僮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甌，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連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掉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斃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

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西屠俗染齒令黑。

獮在梓柯，其婦人七日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武時因堙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島悉是黑漆匙筋，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

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爲識耳。亦曰馬留。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傍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閩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虫落。因號落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於石間。壘石爲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昆吾國。累豎爲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爲至孝。集大豔。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龜茲國。元日鬥牛馬。驅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鑿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俟海潮落之後。平地爲池。收魚以作食。

木飲州。球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搗沙自處。但出其面。

阿薩部多獵虫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漚汁。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蟆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水深尺餘。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爲小將軍。頭頗易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正。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鏤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鏤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蟻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鏤亦絕。翌日拜相。

物草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斲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水作花如纈。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嘗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讎不復得進王殊快快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數十分行而出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于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者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塲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子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白龜放於庭中循垣西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獸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元和末。均州鄖鄉。具有百姓年七十。養獮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出。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獮皆至。緣於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吧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拈瓦罽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嚙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遽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鷺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蕭說。忘其姓名。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養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旣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麓行阿師。爭敢輒會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筠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何人。隳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乃負牆拱手。色靑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一僧又趨下。自投無數。鼻敗頰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

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長壽寺僧警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者在何處。」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虵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虵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佹。虵匍縮而死。村人乃活。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尚書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皆以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墨塹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語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五十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於泝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考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論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備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備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備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是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

頃刻而長灘如舊。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蓋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哭，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一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與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導教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竊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于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窸窣，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卽除一算，又謂：「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尙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迴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

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言滅度。後寬乃服哀經。葬之日。自徒步出城送之。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虫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翰鎮西知之。求易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鐵未酬恩。」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之不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酒食

魏賈翥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匏。注水其中。俄傾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嶸議曰：「鮓之就品。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熬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唇吻外絨。非金人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鍼藥之士。以卮脂騰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胃尙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糞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

其子因鱸得病。裴初不信。乃鱸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方故舊。芳賀之。且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脈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方數千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諒

荊州街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詩。成式常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聞記。

反手指其筭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纈纈勝一作騰絕。細凡烈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支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稱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骨。以青填之。燒鑲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癩如粧焉。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糝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鯨。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雷

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嘆氣忽陡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進暑會飲。忽暴風雨。有物墜如瓊。兩目睜睜。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階。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墮。邑客但覺殷殷而已。元稹在江夏襄州賈。有庄新起。堂上梁纒畢。疾風甚。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衾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囊生屋上。堇言：「松丘隴間所植。囊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鼓髻。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陰曬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忤力耗。至不能引一鈎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食。韋爲部署米麥。纒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蜀醫管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夢少。夢亦不復記。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

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僂人李伯恰。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白中。問王生。王生言。「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天統初。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欄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怒獨見一青鳥於欄中。午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固盛以銀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延舟。兵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於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祝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反。溺之。予或不獲。予齋告於天。天將譴爾。」吏辭水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公精誠已達。乃沉鉤索之一鈞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着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干。

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閤。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文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鬘，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盪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願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文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願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剝落寸餘，明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煙曰：「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九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

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僧始捫中處。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張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擲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啻過也。有頃布筵。且蒸犢。饋箭刀子十餘。以齋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使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擗若椽。攬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願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

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所以梗聖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肝胎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眇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躡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過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物異

秦鏡儼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臟。秦皇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頷之除腸中三虫，用以浣衣，勝灰汁。

石人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碑龜臨邑縣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跌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盃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難眞。唯實中耳。

鼓杖。含滙縣翁水口下東岸。有怪鼓杖。卽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賞移動。衆鳥飛鳴。莫有

萃者。船人誤以篙觸。必患瘡。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殽。

鹽胸。膠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鼠丸。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爲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臼。以蘆葦爲郭。籍臥木囚于其中。囚

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寃。木囚乃奮起。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甌花。滕景眞在廣州七層寺。永徵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瓦瓦隆起。滕就視。聲轉壯。甌

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俄頃萎滅。旬日。滕得病卒。

玄金。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龍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六寸。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徧十餘里。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隨人罪禍影其上。

糶米。軋陶國。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糶者。於今尙存。服一粒。永不患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閱笑而已。頻笑輒落。

石人。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道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石蠶。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蠶。衆僧飲食。將盡。向石蠶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毒藥。南蠻有毒藥。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擲得之。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治惡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網。胃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鑿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簿。可辨。壁

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

醢石。成式羣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

足如蛭。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常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襪履甚新。斷如膝頭。初無創迹。

人腊。李章武。有人腊。長三尺餘。頭頂舂肋成就。云是僂國人。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

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中。虜賓國所獻。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廣知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暗。風氣多聾。木氣多僂。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瘴。谷氣多痺。丘氣多疔。行氣多仁。陵氣多貪。

凡夢五藏得五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粟。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苦醫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宴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類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

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稔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竊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嘆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冶以爲琥珀。

語資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一不醉無歸四字於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豎越三嶺黑氈。及胡公故。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鞦韆。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寧王常獵於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顰。治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聲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

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裴鄴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敢門。徹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囁焉。

黃胤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間外間事。動有錫資。號曰肉機。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憑之。有頃。京兆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李白名播海內。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顛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烟歸碧海夕。雁渡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未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領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領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容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問卿聞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薛宿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少年常結豪族。為花柳之遊。竟蓄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鬚。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與數輩。

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會飲其家。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扇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開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方剛，且恃扛鼎，願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有魏貞，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具，腰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之流，見魏貞書甚喜，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其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卽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泣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愧，不知君子察人之微也。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文成往成，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卽死。」時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黑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尸窆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鼯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

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期已下。婦人箬箇。不着面衣。

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多狐。狐自穴者皆毛上。至灰。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鏹。玉唾壺。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玕。欲移元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外。

沙。演戶交橫。莫邪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口候白旌異記曰。盜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

雷。野雉悉雒。窆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纈五十腰。

羽篇

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鳥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鳥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

鶴。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鶴。鶴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惟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險。眩上。獨此鳥兩險俱動。如人目。

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瞑目。叱咤。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

蕪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

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雉。鷓鴣。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鷓鴣。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頭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鑲。隤起元鼎元年字。

鶻。鶻。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鷓鴣。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類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陳臚前斗如斗。慮觸其。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鶴鷄。一名墮形。似鵠。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老鷄。秦中山谷中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鷄。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墮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者所化。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虫。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真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

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

背明鳥吳時越鶯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窳應之。

伯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遠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兒病如瘧惟賜毛治之。

毛篇

象胆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鍼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阮齒痛求治鄭曰「惟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一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媚嫉。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譜真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八尺鷲馬六尺。大食國馬解人語。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馳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瞳亂觸人銜鳥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射良牛也疎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年接脊骨一

節。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

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或言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竟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卽狼也。

狨獬大者重十斤。似獼。其頭身四肢了無毛。惟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

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腰一名唐己俗相傳食虎。

香狸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真麝。

鱗介篇

井魚腦有穴每翁水輒於腦穴盪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鱗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

鮎魚凡諸魚欲產鮎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鮠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方可食不爾有毒。

鸞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游

行。今蟹壳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蟹帆。成式荊州常得一枚，至今閩嶺重蟹子醬，蟹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卽歸潭底。南人隨溪有三亭，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周陵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爲羊頭魚，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濟南郡東北有鍾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鱣魚焉。係管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介蟲中惟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結蟻所化，秀才韋翹，莊在杜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翹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鬥，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

元和中，成式假居，在長興里，庭中有一穴蟻，形狀如竊赤之蟻之大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螻及小魚入穴，輒壞埵，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文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二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爲蜘蛛。

蠶蟞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時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爲所擾觸睫忍字敲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蝴蝶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茅蠅茅根所化也。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瞽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冷虵申王有肉疾腹垂至胛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斲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虵二條賜之虵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者。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此蟲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蠃螿螿人甚毒。

謝豹饒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治坑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球見人以前兩腳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鼫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矛。蚶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膏。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壳盛之不瀉。主腫毒。

蝻。蝻長十丈。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劍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胆。上句近頭。中句在心。下句近尾。

蝻。蝻負蟲。巨者多化爲蝻。蝻子多負於背。成式常見一蝻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常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蝻。形如錢。整人必死。江南舊無蝻。開元初。常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而有。俗呼爲主簿蟲。蝻常爲蝻所食。以跡規之。蝻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蝻所蝻。蝻前謂之蝻。後謂之蝻。

虱。虱說虱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虱惡水銀。人有病虱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常捫得兩頭虱。有草生山足。溫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虱建草。能去蠱虱。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虱。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叨利天竺三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本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木篇

松。凡言兩粒五粒。粒當言蠶。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蠶松。其材如椀。甲子年結實。味與新羅南詔者不別。五蠶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禮亭子在城東。有兩蠶皮不鱗者。又有七蠶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蠶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異木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於秘閣。異果膽披國有人牧牛千百餘頭有一牛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嗚吼異常羣牛異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開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牛人竊一將還爲口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口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矣。

樟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鬥者。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飮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脂衣奈漢時紫奈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著衣不可浣也。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蟲從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爲味履支。其苗蔓生。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青。白色。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草篇

蓮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鹵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爲蓮。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帶不獲。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若土人所食者。合呼爲赤箭。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色如金。若螢火之聚。大如鷄卵。投之水中。蔓延波上。光芒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在實布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鶴鷄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日出則舒。日沒則卷。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葉條扶疎。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掌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殖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鳥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鳥目。食此則美。悶不復動。

東方朔言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托。有人引之。令住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

隻屐。因乘汎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鳥鵲誤食鳥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喙牧靡以解也。

肉攪部

取鷹法。鷹網目方一寸八分。縱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昆虫好食網。以藁水防之。口有網竿。口都杖。口吳公。口磔竿。二一爲鶉竿。一爲鶉竿。鶉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

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雌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樹。

雕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鶚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貶誤

予太和中。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嘲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諸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今以爲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座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呼。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卽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混。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

答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卽手殺其夫。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于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子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伴不寤。徐捲而啖。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遇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閣。博陵崔謙。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臺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響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瘧病也。予讀漢舊儀說。讎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

等。避爲合滄耳也。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鐵上糊餅。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趣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熏木。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糊餅。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疑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壁珠翠。桓溫惡其大修。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蒨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貫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於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亦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史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汝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觀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托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齋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尙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且羣婢捧匱，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俸予食，辣麵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敷初尙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旣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梳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旣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格可愛，與彥叙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

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其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與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頌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利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頰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齋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誑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誑。誑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齋湫處。」誑微頤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探身鳥外。」誑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利。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威。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冲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虛。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如此類也。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因城臨渾水渾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渾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俱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墳上俱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常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成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匱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羆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宏賦云春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刀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鏑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文學射於飛衛以蒸角之弧朔蓬之幹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過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搏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鳥。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真僞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鳥。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鳥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也。輿虞初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世說云彈碁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碁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碁二十四。以色列貴賤。碁絕後一豆。座石方云：白黑各六碁。依六博碁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餘者門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揚也。

支動

鼠食鹽則身輕。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爲戲物。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實於右脚。右腳中有齒嚼之。方內於口。大二尺餘。其聲訖訖。南人呼爲海訖。

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又南方惡豺。向人作聲。

衛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即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負朱魚亦絕美每鱗一點朱

屨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鬥雞高於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足強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鬥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贖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凡鷲鳥雄小雌大燕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蜎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鱖鯪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化爲蜎

予幼時嘗見說郎巾謂郎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子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郎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帥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買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建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於古塔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滯黃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焚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險唇觸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三餘牝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其空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貓目睛暮圓及午豎斂如繩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

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平陵城古潭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於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大蠋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蠋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蝙蝠。

青蚨似蟬而狀小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其子巾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

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虫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知其寄居也。

螺贏今謂之蠨蟧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己子蜂亦如此耳。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卽與江湖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鄂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鯽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虎魚老則爲蛟。小魚化爲鯉。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金驢。僧朗柱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錢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林中。一夕而失。

運糧。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鄧州卜者。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

山深洞入。值物蟄如中疾。四肢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人卜吉時焉。

五時雞。影鵝池北有鳴琴苑。伺夜雞鳴。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揚字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蟾見虎。則跳入虎耳。

世俗相傳云。鷗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獬豸。見門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門不直者嗅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鼠胆在肝。活取則有。

支植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邛州亦有。

杜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脈如筆跡。花萼葉三瓣。瓣端分爲兩歧。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南安有人子。簾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春秋並發。

衛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錄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牆隙。植蓋薇枝而已。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食之甚美。

衛公言三鬚松與孔雀松無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展。

支植

青陽木出峽中。爲牀臥之無蚤。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柞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爲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顯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緩木。臺山有色緩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爲枕。呼爲色緩枕。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翁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潦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泊下材。

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

曰程。皆登第。宰執。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醋心樹。杜師仁常質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嘆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

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藥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

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蠅。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擲之。十去八九。則樹活。

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萐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穀。徑三尺三寸。穀刺長丈餘。實徑三尺。穀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童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綬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筋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宋州莆田縣破岡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云美倍於菌。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

諾臯記

唐段成式

齊即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于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于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荆之清水宛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于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于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融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版版刻字曰「吳

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妾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托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于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轡無五色玉令賁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刼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惟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崢嶸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聲激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常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隨目出于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成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異日公隨樵閒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賈相公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善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踪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舂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千萬斛人竟不之測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鱸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筋會于野亭觀其下筋初食鱸數疊忽似硬略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于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坐狀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鱸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蚶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蚶投瓮中封閉七日乃開蚶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

陸紹郎中言常記一人浸蚶酒前後殺蚶數十頭一日自臨盆窺酒有物跳出翳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劇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于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貼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澆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

地成窳置虫于中沃盥其上少頃虫蠕蠕而長窳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窳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景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梳就井承水誤墜梳經月餘出于渭河

東平末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願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竊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駭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摔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孟食談笑甚懼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貺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卽爲前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某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案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雙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戒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却墜井中汲者攪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雨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烟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早粧開窗，窗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宮，舊莊城東，狗脊西，嘗築墻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蓋牆之半，如界焉。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豎形草。南人以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以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墜，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意，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棄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水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章處仁將軍，章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

燃叩之空空如有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荆州處士侯又玄常出郊，廁於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若也。又玄見其肘，老人言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曄，語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膈肉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瘳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其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支諾臯記

唐段成式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旁徂。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徂。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蒸而與之。徂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縲之。不供穀。惟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徂常守之。忽爲鳥所折。脚去。旁徂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徂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徂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徂。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徂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啣。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小兒。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塘三版。三日。飢困不成。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賊積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驛。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燦潤可愛。屠者遂送積。乃留之。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面蟻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

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緋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妻約告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版。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尙未生。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朵。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慰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

「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綫細密，殆非人工。王申乃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托，願執籠井竈。」王申即日賃衣，實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開門，卽舉巨椽桿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鑊，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惟餘腦骨及髮而已。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實于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視其事。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蛾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山，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卽牽之力不能勝，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臺，厲其腰，助出之，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春藥，滴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鑽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

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繞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歎。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迺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欄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襖。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欄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遂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襖。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護。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虫。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岩。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溶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携一婢。取下溶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解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滴之。經年再往。見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乾。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嘩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錠，如模鑄者，所函鉺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鉺各長三寸餘，闊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級針，親見其說。

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離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蛇，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願頭堰。堰在山陰縣願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鱸。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寤，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卽擢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寤，礮斫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邛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非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墨石象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叱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鳥子，卽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遂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

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虫初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虫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虫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蓋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籛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巍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摸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盤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視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揖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鬢撥鬟縹若神仙其舞杯閃綉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擊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其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

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鐻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裹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嵩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侃侃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旣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旣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尙奢侈侍兒闈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搢頤竟日懶爲一言其於饌羞猶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惟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仿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修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僅數十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軌道饒尤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菜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遇。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冷冷。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青年對秀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污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亦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嬭舍。有事祇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正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處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青旛。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免也。」玄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玄微於月中隨而

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華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褰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玄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因話錄

唐趙璘

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爲樁者。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嘔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使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橫。又已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謹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曖罵公主。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車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實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也。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還。尙父拘曖。自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諺云。不癡不斃。不作阿家阿翁。小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賜賚以遣之。尙父杖曖數十而已。

憲宗知權文公甚真。後權長孺知鹽鐵福建院。贓污盈積。有司以具獄奏。上曰。「必致極法。」崔相羣救之。云是德與族子。上曰。「德與必不合。有子弟犯贓。若德與在。自犯贓。朕且不赦。况其宗從也。」及知其母年高。乃免死。杖一百。長流康州。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譔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暑月臨水。以荷爲杯。滿酌密漿。持近人口。以筋刺之。不盡則重飲。燕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

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段相文昌。性介狹。宴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有進士薛太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

裴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宏達皆此類。

滎陽鄭還古。少有俊才。嗜學。而天性孝友。初家青齊間。遇李師道。阻王命。扶侍老親歸洛。與其弟自昇肩輿。晨暮奔迫。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也。婦道克備。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帝藏中物。雖妻之貨玩。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爲債息。爲惡人所陷誤也。」弟感其意。爲之稍節。有堂弟浪跡。好吹簫。築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所知之爲方鎮者。求補他職。姻族以此重之。而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惜也。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不安。適使人往候。」王擲筯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樞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愧歎。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

裴灑爲陝府錄事，叅軍李汧公勉除長使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面約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凡三召不至，公極怒，明晨召灑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交，話公美事，恩接從容，故超禮分，面約赴宴，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灑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使府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請吾子歸所止。」灑既退，汧公命駕訪之，拜請置在賓席，灑之子充爲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僚，以例皆止中考，訴於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大卿在具瞻之地，作事當出於人，本設考課爲獎勤勞，則書豈繫於官秩？若一以官高下爲優劣，則卿合書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中上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考。

柳元公善張尙書正甫，元公之子仲郢嘗遇張公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云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問之拜謝，元公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出其妓者，言之數四，元公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范陽盧仲元家於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率更令謙姪女也，崔氏兄卽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道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嘗躬耕得金一瓶，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於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凍餒爲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于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

召經洛中弔崔氏之孤訖。李使婢傳語曰：「新婦有哀迫之事，須面見姑夫。」盧許之。既見，乃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惟嫂之命。」李氏仍密遣所使之謹厚者，持金付之。盧遂罷選，持金鬻於揚州。時遇金貴，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爲崔孤置田宅，兼爲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惟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爲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爲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之者，偏慙盡去。呂侍郎渭，楊侍郎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禱不獲，或請邀致先生。楊公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髮弊衣，欣然就輦，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法具已陳，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先生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而昇壇。天即開霽，嘗有村姥，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先生對衆便着之。在坐者竊笑。先生不以介意。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先生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先生卽於門外坐，輒塔著襪，旁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楊自京尹謫賀尉，使使候先生，兼遺銀器。先生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先生曰：「報汝阿本郎，不久卽歸，無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迎，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翁刺衡州，因來候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床，撫其背曰：「爾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真樸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衆皆呼先生爲小師。嘗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卽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屢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以告媪曰：「此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

蔣君混元之氣，雖不及田，而脩持趣尚亦相類。兄事於田，號爲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知之。後居九貞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語其故云：「於山口見一猛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踏符下，蔣問之曰：「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又兄事蔣君。于田君卽隣，于入室，歐陽會一夕夢三金龜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旣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君颺去，蔣次之，歐陽亦逝。桐相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也。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同自幼入道，科法清嚴，今爲南嶽首冠。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卽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爲水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裴先德泊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爲，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墮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幸相憐公者，不妨却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以廝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以嬰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弊，流蕩可愛，不知誰之咎也。

有士人退朝，詣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毳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毳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

嫌耻。反譏余與山野有道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蠹褐愈於今之朱紫遠矣。」
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云近此伐木。則必神怒致禍。乃斧他人之樹。爲主所訴。官捕而鞠之。嘗以盜論。其家質田以賂獄吏。霽衣以備囚糧。卒不免笞。皆皆被瘡而歸。此乃避禍而速禍也。

黃州優胡曹贊者。長近八尺。知書而多慧。凡諸諧戲。曲盡其能。又善爲水嬉。百尺橋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又於水上轉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於江上。自解其囊。至於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悚。莫能測之。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有士鬻產於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賈也。祈所知納於公藏。而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寘之衣囊。一日醉。指囊示人曰。「莫輕此囊。大有好物。」盜在側聞之。其夜殺而取其囊。意其有金也。既開無獲。投牒於水。盜爲吏所捕。得其狀。樞機之發。豈容易哉。此所謂不密而致害也。

柳員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吉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王智輿在徐州。法令甚嚴。有防秋官健交代歸。其妹婿於家中設饌以賀。自於廚中磨刀。將就坐割羊脚。磨訖。持之疾行。妻兄自堂走入廚。倉卒相值。鋒正中妻兄心。卽死。所在擒之。以告。智輿訊問。但稱過誤。本無惡意。智輿不之信。命斬之。刀輒自刑者手中躍出。徑投於地。三換皆然。智輿異之。乃不殺。余按廣陵烈士傳曰。劉雋字幼節。遷宛。胸令到官二年。政治清平。爲吏民所親。時縣有友人相過者。主人歡喜爲具。捕

犬因誤中客。客死。平法者云：「主人本有殺心，應當伏辜。」雋曰：「聞許太子至孝，誤不嘗藥，史官書紕君曰：盡心力以事君，含藥物可也。今主人與客本無讐恨，但歡喜爲供，有親愛飲食之意，無傷害之心，不幸而死，當以周禮過誤平之。奈何欲用法律，所失一時，兩殺不辜。」主法者拘有常例，不聽。雋曰：「界有失禮之民，皆令之罪也。」解印綬去，蓋與此事常近，而徐州者神爲之辯耳。

李涼公逢吉，未掌輪語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驗。李公久望除官，因訪於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一人昇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入相。

幽閑鼓吹

唐張固

宣宗矚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頤之弟。頭嘗得危疾。上使訊之。使回。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公主大懼。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修飾。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乎。」公嘗嘗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那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於一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况。顧視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捲首篇曰：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即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托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諸得所尊者視之，當爲改定。」李公喜，並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簪什流傳者少。

苗晉卿困於名塲，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出都門，貫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既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射君索悒，寧知前事耶？」寧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且夕有騰趨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章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章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章覺之而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悞，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章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章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爲

轉屯田郎中。

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入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即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宗閔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及邪公杜悰入朝。即宗閔之黨。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公進曰：「何念之深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君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即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於今快快。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閔嘿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懷。」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也。」邪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德裕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子旨令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閔。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隙。終致後禍。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賜饗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相國張延賞將度判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腕。及判使即召獄吏嚴戒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

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詞。惟署名而已。大悔怒。而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絨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于頔相奇俊。特詣襄陽。求知數日。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錢五百。」受之。平曰。「擲之於庭。而去。」于公大怒。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達者。」立命小將賈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揖迴。

雲溪友議

唐范攄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澆風莫競。文教大行。康樂已來。用爲嘉譽也。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山妻厭其餽養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適。魯公按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編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擬。愚妻親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遊陳穎。歲久。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穎牧之眷深。忽不思義。而輒已諧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等。似無返舊之心也。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岳。不親名宦。惟務玄虛。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知楚材不念糟糠之情。別倚絲蘿之託。對鏡自圖其形。并詩四韻。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懷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離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自。」薛媛寫真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髮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卻。時展畫圖看。」

鄭太穆郎中爲全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頊。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

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尙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七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遺三尺童齋數幅。文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寄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彼音律之能。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雙卽薛太保愛妾。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不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夕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其詩於座。帥親之。令召崔生。左右莫測。郊深憂悔。無處潛遁。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婦同歸。至於帷帳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遽命召焉。戎使君豈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台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竄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繒帛驢行。以書遜謝於零陵之守焉。雲溪子曰。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徐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悛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國相。挺特英雄。未有如襄陽公者也。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戎曹。權過京尹。至今爲僚者願得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歷台省。亦有時名。娶裴卿之女。纔三夕。其妻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鬢髮。曰：「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甦而產嬰孩。其狀端偉。頗異常流。挺之薄其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玄英挺之妾也。未嘗慰省阿母。何至於斯乎。母曰：「吾與汝母子也。以汝尚幼。未之知也。汝父薄行。嫌吾醜陋。枕席數宵。遂卽懷汝。自後相棄。如離婦焉。言旣悽咽。武亦憤惋。候父旣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鐵鎚而致之。」挺之呼武至曰：「汝何戲之甚耶。」武曰：「焉有天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之也。」父曰：「眞嚴挺之之子。而每抑遏。恐小其器耳。」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旆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子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於祖考耶。」房太尉縮亦微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於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之危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嘆。」杜初自作閩中行。豺狼當道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爲陳拾遺雪獄。高適侍御與王江寧申寃。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焉之志。支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一杖殺之。後爲彝外家報怨。嚴氏遂微焉。登州賈者馬行餘。轉海擬取崑山路。過桐廬。時適西風。吹到新羅國。其國君聞行餘自中國至。接以賓禮。

乃曰：「吾雖夷狄之邦，歲有習儒者，舉於天闕，登第榮歸，吾必祿之，且厚。乃知孔子之道，被於夷夏乎。」因與行餘論及經籍，行餘避席位曰：「庸陋賈豎，長養雖在中華，但聞土地之所宜，不識詩書之義，熟詩書明禮律者，其惟士大夫乎？非小人之事也。遂乃言辭揚舐，背扶桑而去。新羅君訝曰：「吾以中國之人，盡嫻典雅，不謂尚有無知之俗者。」行餘還至鄉井，自慚以貪恡衣食，愚昧不知學道，爲夷狄所嗤，况於英哲乎？」

余以鬼神之道難明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朝賢后於盟津，報受禪於晉壤，禱祀名山大川，則其兆應也，蜀前將軍關羽守荊州，夢豬嚙足，自知不祥，語其子曰：「吾衰暮矣，是若征吳，必不返爾。」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蜀遂亡，荊州玉泉祠，天下謂四絕之境，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祠曰：「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允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繙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歷旬愈明，侮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非齋戒護淨莫得居之。

李八座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匪疾而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明府詰其事，乃姑蘇台草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曰：「妾以昆弟天喪，無以從人，委身樂部，耻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卿爲之吁嘆曰：「吾輩與韋族其媼舊矣。」速命更其舞服飾以袿襦，延與韓夫人相見，願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撫念如其所媵，遂於賓榻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興侍郎聞之，自京馳詩贈李公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尙書初守廬江時有重繫者當大辟引讞之時啓鳴曰「某偶蹟典章卽從誅戮然昔於羣小專習一藝願於貴人之前試之死而無恨」乃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意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命鸞鶴同遊當與孫阮齊躡去其械梏獨其罪戾」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之吹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遞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戾必深及至發龍吟之韻奏出塞之悲聞思鄉情莫不悲切公曰「汝之吹竹已得其能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歲而憐憫之遂令奔去夫徐晃持刑而行伍齊整慕容貸法而兵士傾心寬猛相濟故無不均前聞于襄陽鷓鴣高舉後有李漢南文學推名于李之雙名並亞匹也雖楊杜之齊勳未比二侯之奇特者矣

昔許負謂薄姬必貴何顓謂曹瞞必傑是挾天子而號令諸侯其言所驗編於簡牘夫藝術於時者不可不申揚讚瀾東李尙書囊開婺女二人有異術曰婁千寶呂元芳發使召之旣到李公便令止從事家從事問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對曰「適見尙書但前瀾東觀察使恐無別拜」千寶所述亦爾從事默然罷問及再見李公公曰「僕他日何如」二人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陰尙書畫鷁千艘正堪遊觀昔人所謂人生一世若輕塵之著草何論異日之榮悴榮悴定分莫敢面陳」因問幕下諸君元芳曰「崔副使芻言李推官正範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於郡守團練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過數場何論官矣觀察判官任嚴止於小諫不換朱衣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幙中諸賓福壽皆不如盧判官雖即狀貌光澤若比團練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壽亦不如副使與楊李二人」祿秩區分二術士所言咸未之信無以證焉是後李服古不過五日而逝誠大醉不過數場也李尙書及諸從事驗其所說敬之如神

時羅郎中紹權赴任明州。寶引餘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於席上問台明二使君如何。千寶曰：「寶使君必當再醉望海亭。羅使君此去便應求道四明山不遊塵世矣。」寶少卿罷郡再之府亭。是重醉也。羅郎中遷於海島。故以學道爲名。知其不還也。李尙書歸義與未幾薨變。是無他拜也。盧繹判官核理明年逝於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爲少年也。任穀判官。纔爲補闕。休官歸園。是不至朱紫也。崔芻言郎中止於吳興郡。李正範郎中止於九江郡。二侯皆自南宮止於名郡。是乃祿秩相參。獨楊損尙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澗東同院諸公。福壽悉不如也。皆依婁李二生所說焉。又杜勝給事在杭州。日問婁千寶曰：「勝爲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箴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當此之時。或陰人之所譖。若領大鎮。必憂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後杜公爲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於杜公門。構板屋將布沙堤。忽有東門驃騎奏以小疵而丞旨以蔣伸侍郎拜相。杜出鎮天平。憂悒不樂。失其大望。乃嘆曰：「金華婁山人之言果驗矣。」欲令召千寶。元芳又曰：「婁呂二生孤雲野鶴。不知棲宿何處。」杜尙書尋亦薨於鄆州。鍾離侑少詹。昔歲間居東越。觀斯異術。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雲溪子自童駿之年知之。方敢備錄。

南中丞卓吳楚遊學十餘年。衣布縷。乘牝衛。薄游上蔡。蔡攸待之似厚。而爲客吏難阻。每宴集令召。則云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羈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鬻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攸到郡。乃曰：「古人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酬。吾雖位微。幸當斯日也。」遂戮仇吏。而報飯嫗焉。轉黔南經略使。大更風俗。凡是谿塢。呼吸文字。皆同秦漢之音。甚有聲譽。先是柳子厚在柳州。呂衡

州溫嘲謔之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至南公至黔南。又以故人嘲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間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撰駁史三十卷。與馬史殊貫。班書小異。三國二晉以下之文多被攻難。每於朝野推論。莫能屈也。吳武陵郎中劉軻侍御。俱服其才識焉。初爲拾遺。與崔詹事黯。因諫諍出宰。崔爲支江令。南爲松滋令。二諫垣矯翼翩翩。無所羈束。雙名並席。二邑綏然。公府常爲高榻相待。南公贈副戎等詩曰。「翔翔會在玉京天。墮落江南路幾千。從事不須輕縣宰。滿身猶帶御爐烟。」

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數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採焉。里有胡生者。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鉸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攏以求聰慧。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割其腹。開以一卷書置之於心腑。及覺而吟詠之句。皆綺美之詞。所不得不由於師友也。旣成卷軸。尙不棄猥瑣之藝。真得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鉸釘。太守名流。皆仰矚之。而門多長者。或有遺賂。必見拒也。或持茶酒而來。則欣然接奉。其文略記數篇。資其異論耳。喜圃田韓少府見訪一首。「忽聞梅福來。相訪笑看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又觀鄭州崖郎中諸妓繡樣曰。「日暮堂前花薛嬌。爭拈小筆上床描。繡成安向春園裡。引得黃鸝下柳條。」吟江際小兒垂釣曰。「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咸陽郭氏者。殷富之室也。僕媵甚衆。內有一蒼頭。名曰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玩雲。不遵驅策。雖每遭捶楚。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鶯去。不敢捲簾看。」

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啓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耻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過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京兆全署司錄。嘗述此事於王祝李溪二郎。并進士韓銖鄭嵩等也。

廖有方校書。元和十年失意。後遊蜀。至寶鷄西界館。空諸旅遊之人。天下譽爲君子之道也。有書板爲記云。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公署。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憫也。乃於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眦睚叩頭。久而復語。惟以殘骸相托。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余遂賤鬻所乘鞍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岐悽斷。復爲銘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廖君自西蜀回。取東川路。還至靈合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飢。斃熊鹿之珍。極寶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如此。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至。相別悲泣。又贈緡錦一駄。其價值數千百兩。驛將曰。「郎君今春所埋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始知亡者姓字。復叙平生之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堅意拜上。有方辭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敢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逾一驛。尙未分離。廖君不願其物。驛將竟不挈還。執袂各懷東西。物乃棄於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其文武宰僚。願識有方。共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遊卿。聲動華夷。乃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牒本道節度甄升。至於顯職。克勤名

義與廖君同述焉。

竒於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夫人欲點化金銀。非擬救於貧乏。必期多蓄田疇。廣置僕妾。此謂貪婪。豈名道術。且玄妙之門。虛無之事。得其要旨。亦恐不成。况不得乎。悉焚參同契金訣。真至言也。皇甫大夫在夏日之日。勤求藝術。時有一道士策杖躡履。直入戟門。門人以廉使奉道。不敢制止。安定公遽起而迎接。道士則傲然不覩。向竹而迎曰。「積塵爲太山。掬水成東海。富貴有時乖。希夷無日改。絳節出峒嵒。霓裳發光彩。古者有七賢。六箇今何在。」蓋自謂我是一賢也。訪其姓名。答曰。「黃山隱也。」府君未明真僞。請止于宮觀。願在碑亭得觀雲水。亞相曰。「斯人若是至道。名利俱捐。」試令幹事軍將持書送絹百匹。錢一百千文。至其寓山隱啓絨欣然。立修回報。遂乃脫其道服。飾以青巾。引見謝陳。禮度甚恭。異初來傲睨之態矣。皇甫公判書之末。乃至盡判曰。「道士黃山隱。輕人復重財。太山將比甌。東海只容盃。綠綬藏雲幟。烏巾換鹿胎。黃泉六箇兒。今夜待君來。」雲溪子曰。王子年之著書也。不脫後秦之難。東方朔之知機也。恐羅西漢之咎。是松喬獨樂。叟父不居。若山隱者。擬爲妖惑。敢蔑公侯。罪無于吉。致孫策鏡裡之冤。來非許邁。起劉恢舟中之顧。足見凡愚。黃山隱自貽之禍。安定公明察之斷。合其宜乎。漫書此以警後人。

張延賞相公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晉卿之女也。夫人有才鑒。甚別英銳。特選章韋秀才曰。「此人之貴無可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婢僕。漸見輕怠。惟夫人待之極厚。其於衆侍視之怏怏。而不能制。遏泉妻垂泣而

言曰：「韋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辰勝景，何忍虛擲乎？」韋乃遂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清河，公喜其往也。驢以七驢馱物，每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也。其所有者，妻所贈奩資及布囊書冊而已。清河公親之，莫可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幸奉天，在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車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待清河公，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泉作翮，人莫敢言。至天回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持報相公曰：「替相公者，金吾韋泉將軍，非韓翮也。」夫人曰：「若是韋泉，必韋郎也。」公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人之言，不足云爾。」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誚，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翌早入州，方知不謬。公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從西門而出，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杖殺，投於蜀江。展男子平生之志也。獨苗夫人無愧於韋郎，賢哉賢哉。韋公侍奉外姑，過於布素之時，海內貴門，不敢忽於貧賤東牀者矣。所以郭洵濱詩曰：「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多少出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泉是貴人。」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逃隱衡山嶽寺，爲東林撥蔬行者，詐暗啞不言者數年。後值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劃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及試，乃題數行，諸僧皆悅服。因遣盡書之時，李北海嘗遊嶽寓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乃召至，握手而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飾以簪裳，僧嘗杖擊者，潛匿無地。徐謂豈曰：「吾恐逢非罪，遞跡深山，凡庸僧輩，安能識我也。汝無疑焉。」

江夏公因戲之云。徐侍郎曾吟「岷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又「暮雨夜猶濕。春風帆正開。」徐曰。「暗
暝之時亦嘿而詠之。」因同載北歸。止潭州。察使水亭相遊。徐侍郎指北海呼曰。「行者瀟湘逢故人。得
隨歸客。至乎汀洲之娛。若幽谷之覩太陽者矣。不然。委頓岩谷。卒於寺綠也。」

雲溪子素聞三鄉之味。悵然未明其所自也。洎得吳郡陸君貞洞。僅紀其年代。而不知其人。溪用序乎。然
羣書有無名氏樂府集。無名詩。今檢陸君之詩序。亦云。姓字隱而不書。夫序者。述作之本意也。釋其舊序。
是詩繼和者多。不能徧錄。略舉十餘篇。以次之。無名序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二三。級蘭佩蕙。每貪
幽閑之境。翫花於松月之亭。竟畫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筵。至於五換星霜矣。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
寓居晉昌里第。其居也。門絕鷺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
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弔影東邁。涉澹水。歷渭川。背終南。陟秦華。經虢路。
抵陝郊。揖嘉祥之清流。面女兒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燕笑之地。綢繆之所。銜冤茹嘆。舉目銷魂。雖
殘骸尙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以悼其幽思也。遂命葦聊題。終不能滌其懷抱。絕筆慟哭而去。
以翰墨非婦人女子之事。名字是故隱而不書。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又賦詩曰。「昔逐良人西
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過此山。」（和詩十一首未錄。）

鄧州有老僧。日食二鵝。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嘗饌之際。有貧士求殮。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
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駭。亦吐其飯。其鳩二脚亦生。僧後不食此味。親驗
衆皆敬異。號曰南陽鵝鳩和尚。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事興望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弄一宄。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參商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驪臺。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宗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

慎氏者。毗陵慶亭儒家之女也。三史嚴灌夫。因遊彼。結嫻好。同載歸。斬春。經十餘秋。無胤嗣。灌夫乃捨其過而出之。令歸二浙。慎氏慨然登舟。親戚臨流相送。乃爲詩以訣。灌夫覽詩。畢悽感。遂爲夫婦如初。其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閒。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雲溪子曰。曹叔妻叙東征之賦。劉伶室作誠酒之詞。以女子之所能。實其罕矣。爰書薛媛之事。以是附焉。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鄧仙客至延康。四五代爲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自京輦歸。葬是山。是謂尸解也。然悉爲丘壠。松柏相望。詞人經過。必當題詠。幾千首矣。忽有少年偶題一絕句。不言姓字。但云天嶠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刺。無復爲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其詩曰。「鶴老芝田鷄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既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崔涯者。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娼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一妓曰。「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甌。紙補篋篋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詩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囱耳

似鑑獨把象牙梳插髻。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女子。躡屐而行。於道旁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娼樂。無不畏其嘲諷。祗涯久在維陽。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願暢此時之意也。贈端端詩曰。「覓得黃鸝鞍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相詫。一朵能行白牡丹。」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鷄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檣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色。腸斷丁香畫雀兒。」

太僕韋觀卿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門曰。「某善禱祝星神。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僞。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燈等。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虔啓於醮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觀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公合族拜曰。「乞仙人無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翫用財物。悉與之時。湖上崔大夫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獄。謂巫者是其一輩。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韋太僕令我祭天。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既當申奏宣示。」皇帝召觀至殿前。獲明寃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觀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巫誘。毋令酷吏加之罪愆。其師誣誑。便付京兆處死。韋則量事受責。門下議貶潘州司馬。」雲溪子曰。「昔晉獻因驪姬之譖。申生不終孝道。漢武信江充之佞。太子以至捐軀。事莫爭於當時。仁必傷於舊史。我宣宗文武光孝皇帝。親綜萬機。恩覃

九裔可以農軒比德舜禹同規。測章氏之深窺，獲全家之盛族。雖之嶺隅，亦其幸也。」察院李公明詩曰：「北鳥飛不到，南人誰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向潘州。草木春秋暮，猿猴日夜愁。定知遷客淚，應只對君流。」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錢唐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慕其華麗，競爲詩題於墓樹。櫛比鱗鱗，有舉子譚銖者，吳門秀逸之士也。因書絕句以貽後之來者，觀其題處，經遊之者稍息筆矣。詩曰：「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東川處士柳全節，習百家之言，衣華陽鶴氅，或呼爲柳尊師。又曰柳百經，有子棠，應進士舉，才思優贍，見者奇之。龐嚴舍人，睽眄諸歌姬，方戲於階間，牆頭何人也。曰柳秀才也。遽令姬者飾粧，召柳秀才對觀之。龐公曰：「恐牆上遠見，不得分明，故請細觀。」棠深恥之，不辭而去。時裴諫議休，因封事出漢州，即棠舊知也。聞棠來，且喜，及晉謁，則藍衫木簡而已。裴公扣其故，對曰：「名歿孤寒，虛擲光景，欲求斗粟之養，以成子道焉。」有宴召馮戡，胡據柳棠三舉士，裴公於棠名下注曰：「此秀才已於鹽鐵承事，不用屈私。」令棠見之，蓋惜其舉子也。柳棠之欲罷舉者，爲龐門有失，乃棄藍袍而歸舊服。非時請見，司諫謂曰：「子方年少，簪翰如流，不可驟垂長坂。蘭謝深林，况今急士之秋，必能首送。」兼與薦書，開成二年上第。後歸東川，歷旬，但居狎斜舊遊之處，不謁府主楊尚書。故士楊公謂諸賓曰：「每見報前柳棠秀才，多於妓家飲酒，或三更至暮，竟來相訪，社日必相召焉。」及召棠至，已在醉鄉矣。斟三器酒內，一巨魚杯，棠不即飲。楊公乃請曰：「文章謾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喫魚。今日梓州張社會，應須遭這老尚書。」棠答曰：

「未向燕臺逢厚禮。幸因社會接餘歡。一魚喫了終無恨。鵝化成鵬也不難。」初棠與馮戡爭先。棠所顧。及第後戡與詩曰。「桃花浪裏成龍去。竹葉山頭退鶴飛。」棠戡爲友甚善焉。柳於東川席上。在縱日甚。干忤楊公。詩曰。「莫言名位未相儔。風月何曾阻獻酬。前輩不須輕後輩。靖安今日在衡州。」靖安李宗閔尙書與楊公中外昆弟。况有朗陵之分。東川益怒。爲書讓其坐主高鏞侍郎曰。「柳棠者。兇悖嚚豎。識者惡之。狡過仲容。才非夫子。且膺門之貴。豈宜有此生乎。」小宗伯曰。「某濫司文柄。以副懸旄。夙夜兢惶。恐遭訕謗。是以搜求俊彥。冀輔聰明。不敢蔽才。與棠及第。」東川又書曰。「昔周公撻伯禽。以戒成王也。昌邑殺王式。武昌邑之師也。而怨霍光乎。豈不由師傅之情。爾與亡之道。孔子先推德行。然後文學焉。吾師垂訓。千古不易。前書云。不敢蔽才。何必一柳棠矣。若以篇章取之。寧失於何植。王條也。」高公又復書曰。「唐堯之聖也。不致丹朱之賢。宣尼之明也。不免仲由之害。如其可化。安有墜典。伊祁九子。盡可等於黃唐。門人三千。悉能繼於顏閔。若棠者。自求瑕玷。難以磨滅。其所忤黷尊威。亦予謬舉之過也。」棠聞二君交讓。不任憂惕。又不敢遠申卑謝。遂之劍州。王使君使君者。善畫松竹狗兔。以十五侯而四郡守。棠至。聯夕而飲。王君辭曰。「某以衰朽。恐乖去就。小男忝趨文場。不知許容。侍座否。老夫暫歸。憩歇焉。」王氏之子。泊醉。輕易之甚。棠呵之曰。「公稱舉人。與棠分有前後。畫師之子。安得無禮於先輩乎。」王氏乃自去。其道服空戴黃葛巾。謂棠曰。「我大似賢尊。尊師幸不喧酗耳。」棠轉益怒。叱叱而散。柳生雖登科第。始忝越黨軍事。而大喪。且渤海高公三勝。一百二十人。多平人。得路若柳棠者。誠累恩門。舉主善乎。裴公曰。人不易知也。

宋言端公近十舉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將取府解，言本名嶽，因晝寤，似有人報云：宋二郎秀才，若頭上載山，無因成名，但去其山，自當通泰。覺來便思去之，不可名嶽，遂去二犬，乃改爲言。及就府試，馮涯侍郎作掾，而爲試官，以解首宋言也。時京兆尹張大夫毅，夫以馮參軍解送舉人，有私奏遣澧州司戶，再試，退解頭宋言爲六十五人，知聞來，暗宋曰：「來春之事，甘已參差。」李藩舍人放榜，以言爲第四人，及第，言感恩深，實爲望外也。乃服馮涯知人，尋亦獲雪。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顏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思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流人。」顧况著作，間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巾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人，覩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跡，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杜陽雜編

唐蘇鶚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月紫氣如車蓋以迎馬首及回董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迴今見牛也朕將迴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呼胡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上德當王胡虜破滅之兆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于凌烟閣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露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方之異因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九花虬卽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群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閔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趨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愛旣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是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屬賓國所貢

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李輔國恣橫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話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鑲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芳馥經年。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驟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廁中。其後常聞冤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辟邪，輔國嬖奴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銀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近涼之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夏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雕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廈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燦黑焉。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睚眦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令徽，年十四五，始給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綵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

令徽上者，因叙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徽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徽，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徽卽謝於殿前，上雖知不可，強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卽位，多放棄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替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歎歎，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歷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迴，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年將赤虎，還號太平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改貞元元年，丙火寅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却火雀純黑，大小似鷺，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命善淨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

久復出。而遍體略無露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烟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寶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夏。赭日終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畫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絨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畫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台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嘆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強娛耳目焉。」其儉德愛人。皆此類也。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觀芳盛。嘆曰。「人間未有。」自是宮中每夜。卽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光照耀。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觀金錢玉屑之內。將有化爲蝶者。宮中方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曾彫木作鸞鶴鷓鴣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繁繁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繩於數百步之內。如鷓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加其小有可觀。卽賜以雜綵銀梳。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太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蠅，夜自寶庫中出，遊於庭階中，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並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蠅，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蠅得自何處。」左右因視領下有歷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廢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蕊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鄭注艱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驢至京師，索米餼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雁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即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怠於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荐取明經第，官歷祕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於朔旦，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爲童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置書於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悵恨自失。即駐馬廻望，泣涕漣洳，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有定數焉。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願師言待詔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溫夏冷故謂之冷煖玉又產如椒玉狀類椒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鑿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權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驟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尙有願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岩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蘗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屈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盃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

龍更令老夫射覆益乎。中貴人皆不驗其言。於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鵝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纔髮絳唇。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髮鬢蕭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却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豈荔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上曰。朕無復得之。集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實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芳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鷲雀鸞鷓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人面綠毛。背爪悉紺。其聲曰甘虫。因謂之曰甘虫。時人畫圖鬻于市肆焉。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霞錦。云鍊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綵尤異。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璧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

端秀體質甚備。螺髻瓔珞。足履齒齧。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往。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諂諂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歎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袞袞。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以下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避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卽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變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潤。上方嘆爲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纒千重。終不能掩其光輝。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環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於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

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開天傳信記

唐鄭 縉

上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驪。至潔郎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脚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驪無疾而瘞。上歎異之。諡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櫬槨。壘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於今存焉。

華嶽雲台觀中方之上有山。廟起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嘆異之。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授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除衣帶。或露僕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臙。置榨木下。厭殺而棄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驪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園軒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成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愛兄也。」父母曰。「信然。」萬回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之屬。悉備之。某將觀焉。」忽一日朝賣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回。故謂之萬回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回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

或曰：「聖人來。」其處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執可炙手。道路懼焉。萬回望其車騎。道睡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上知萬回非常人也。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勅於集賢院圖形焉。

太真妃最善於擊磬搏拊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上造口口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爲獅子。作擊擢騰奮之狀。各重有二百餘金。其他綵繪繡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平康坊南街廢鹽院。卽李林甫舊宅也。林甫于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土木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卽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豬。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駟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閔然。遂令力士召歸。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旦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請假。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

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如一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絰。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爲搢紳所譏也。

無畏三藏自天竺至。上見而敬信焉。上謂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止焉。上可之。宣律師禁誡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汗網席。宣律師頗不甘心。忽中夜宣律師捫齋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階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卽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王或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信捨。敢不奉獻。』宣律求之。卽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博異志

唐鄭還古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好。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鄰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力索得屍。仲躬異之。闕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嘆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叩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悉時製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此。遂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乙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微。多托故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非所願。昨爲太乙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謁。昨夜子時。已朝太乙矣。兼爲河南早被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惟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貯盒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

也。一更後，忽見元顥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小大之差。元顥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若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顥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之麗狀，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叩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齊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值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兼延及堂墮。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屢勝，爲大官，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續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舁題曰：夷則之鏡。」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舟人云：「貴賤至此，皆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賣酒脯紙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前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臆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並履子將

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嘆息曰：常聞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中

天寶中。河南羅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任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羅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衝出一道士。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遂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有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被。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幽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旁行。俄轉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旁向萬仞。千岩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蛟蟻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

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闕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細。如白霧綠烟。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勅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而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僥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冷洗浴。及滌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每至宮闕。祇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輩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一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示金印。讀玉簡。又引工人上。纔入門。爲風雲擁而去。固無所視。唯聞門人曰。好去。爲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

一巨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不知處。自然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有人於劍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獨異志

唐李 元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啟。老君耳長七尺。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炳文王四乳。皋陶鳥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已腹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

海若居海島。每至八月。卽有流槎過。如是累年不失期。其人齋糧乘槎而往。及至一處。見有人飲牛於河。又見織女問其處。飲牛之父曰：「可歸問蜀巖君。平當知之。」其人歸詣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斗牛。計時卽汝也。」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

後周獨孤信三女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

漢昌邑王賀卽位二十七日。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條。爲霍光所廢。

晉宣王司馬懿自願見背。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鬻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梁武帝貴爲天子。三捨身爲同泰寺奴。

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泉湧。

于寶母盧當葬父時。酒推一婢於墓中。十餘年後。母亡與父合葬。開墓。婢伏於棺上。久而乃生。問之。如平

昔之時。指使無異。

唐初僧玄奘至西域取經。入維摩詰方丈室。及歸。將書年月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墻。賈弼之父夢一人面貌極醜。謂弼之曰。「思以易之可乎。」夢中微有所語。及覺。隨鏡大驚。一如夢中見者。左右家人見之皆奔走。其所異者。兩手各執一筆。書之於紙。俱有理例。徐說之。親戚然後乃信。魏建凌雲閣。既成。匠人誤訂其額。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題三字而下。頃刻之間。頭髮皓白。

唐惠卿荊州庭中有橘樹。其末有一實甚大。獨異之。由是會賓客。摘而將食。乃剖之。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

韶陽有一人牧牛。一旦牛舐其臂。而色皎白。此人樂之。卽祖其體。令牛遍舐。皆白。其人數日間暴卒。其家恨殺此牛。召村社同食之。凡食者數十人。一夕同卒。

山海經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神異經有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被海鵠所吞。居鵠腹中三年不死。

殷紂爲糟丘酒池。廣可以沉舟。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

東漢靈帝時。有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三年。同穴之卒。不知其是女兒。

漢有黃安。不知何許人。常坐一龜。畏日光。龜每二千年一出頭。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

禹治水。渡游江。風濤甚。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左右恐懼。惟禹安然無畏。

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

姜氏。懷妊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仆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

劉伶好酒。常袒露不挂絲。人見而責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袴。君等無事。何得入我褌袴中。」其人笑而退。

郢人以墨漫其鼻。薄如蟬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去其墨而不傷鼻。

趙簡子死而未葬。而中牟叛。五日。襄子舉兵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餘丈。襄子令退。軍吏諫曰：「君誅有罪。而城自壞者。天助也。曷爲退。」襄子曰：「吾聞于叔向曰：君子不承人之危。不扼人之險。」使其理城後攻之。中牟聞之。請降。

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問計於張良曰：「南山有四皓。隱而不仕於秦。太子卑辭延之。若四老人到。挾太子一助也。於是東園公。夏黃公。百里先生。綺里季。皆隨太子入謁。高帝曰：「吾得天下。四老不到。今從吾兒遊。何也。」四老曰：「陛下悔慢。臣等耻來。今太子賢明。臣故佐之。」於是太子乃定。高祖謂戚夫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唐崔群爲相。清名甚重。元和中。中中書舍人。知貢舉。旣罷。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爲子孫之

計笑答曰：「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夫人復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春闈之試，如君以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奄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携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漢惠帝時，叔孫通諷上曰：「古者春有獻，今櫻桃熟，願陛下取之。」獻果皆自此始。

北齊高洋凶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之，抱其股爲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張安世每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亦不見。終身恨曰：「安有拜官公庭，謝恩私門乎？」

虞氏梁之富人也，起高樓臨大道，日夕歌宴，擊博於上，博者勝掩口而笑，適有三客過樓下，飛鷹銜腐鼠墮，客舉面，值其笑，二客相與謀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何爲辱我？」乃聚衆滅其家，諺曰：驕奢之災，禍非一致。

張衡死，蔡邕生，人以邕爲張衡後身。

唐初有鬪稜者，善用長刀，刀長丈餘，每下刀斃數人，莫有嗣者。

賈逵年五歲，姊抱聽隣家讀書，及長，俱能通經籍。姊問曰：「吾未嘗教汝，何得致然？」逵曰：「姊抱聽讀書，皆省之。」及成人，更博羣書，天下聞名，載粟帛受業，而家大富。時人以爲賈逵舌耕。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

寶滔久戍。其妻蘇氏能詞。織錦爲迴文詩。叙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其理縱橫皆旨義。

秦優旃侍始皇立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得輒動。時天雨甚。武士被盾立於廷。優旃欲救之。戲曰：「被盾耶。汝雖長立雨中。我雖短立殿上。」始皇聞之。乃命徒立廡下。

漢高祖微時。常與客過其丘嫂食。客益羹。嫂厭叔。伴爲羹盡。曼其斧。高祖怨其嫂。及爲帝。封其子爲曼羹侯。或問帝曰：「其母不長者。」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有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曰：「罪在寡人。」

梁元帝眇一目。寵徐姬。姬性妬。後怨帝。每召至。即妝半面見之。意者以帝一目。非爲全面也。帝視殺之。

李懷光既叛於蒲。朝廷以法誅之。有子七人。其長曰銛。謂諸弟曰：「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曾不自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堆積壘之。立劍於中。以心淬劍。乃洞於胸。聞者傷之。

西極有獻績絃膠者。帝不信。卽斷而接之。使人挽拽。及他處斷而接者如故。

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褌。霍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后曰：「妾聞主聖臣忠。徵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

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吾令人執汝。汝勿言。吾有重報於汝。」其人不悟。

遂緘嘿至於死。操用此以惑衆。能察人眉睫之用也。

齊高洋殘酷。其弟南陽王淖。獻計令取羣蝸置斛中。俛斷一人。爲蝸所蝻。哀號宛轉。不勝其苦。洋笑飛書。謂其弟曰。『有此樂事。何不早言之。』

李衡江陵種桔千樹。歲收其利。謂其子曰。『吾有木奴千頭。可爲汝業。當終身衣食也。』

伊尹負鼎以干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遂以爲相。果成王道。秦於驪山之下。坑儒士二百四十人。焚詩書。皆用李斯之計。欲愚黔首焉。

小名錄

唐陸龜蒙

秦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天下定郡三十六海內一統議立號除諡法自稱始皇以一世二世至於千萬世三十二年因奏鬼神圖書事曰亡秦者胡乃使蒙恬與兵三十萬北築長城以備胡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李斯與少子胡亥從西至平原津始皇病七月崩於沙丘丞相李斯立胡亥矯賜太子扶蘇死是爲二世趙高殺之於望夷宮而立子嬰遂亡亡秦者胡於斯驗矣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以無子爲嘆少女緹縈感激上書願沒入官婢以贖父刑天子憐其意爲除肉刑改定律令

初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帝尙小長公主指女問帝曰「得阿嬌好不」帝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以金屋貯之」公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后」阿嬌小字也

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初有說赤眉建立宗室以行誅伐乃求得景王後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盆子年十五歲被髮徒跣見衆人拜已恐怖欲啼盆子故武侯前子王莽爲家人赤眉過略適盆子在赤眉中爲劉俠卿牧牛盆子旣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爲之跪後祠景王於北郊使盆子乘鮮車大馬軍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祠後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樊崇等亦不復候視也梁冀之誅太尉李固也郡縣承旨殺固二子憲公李公初並爲長史聞固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禍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變還鄉固女文姬涕泗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公謀共逃宣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

二公果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餘也。文姬厚爲其賞。以變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爲日久矣。是以當危託君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于程杵。」成乃義士。乃將變走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僕。賣卜於市。會赦得免。成亦病卒。變厚葬之。變既歸。文姬涕泣曰：「先公薨爲漢忠臣。然梁氏暴虎。今爾幸存血祀。豈非天乎。宜杜絕衆人。不然禍重至矣。」變敬從。卒以獲免。變學行才藝。亞固官至京兆尹。

傅變字南容。性剛直。不爲權貴改節。出爲漢陽太守。時冀郡羌反。進圍郡城。胡騎數千在城外。卯頭欲令變棄官歸鄉里。變子幹年十三亦曰：「願大人歸鄉里。」變慨然而嘆。呼幹小字曰：「別誠汝知吾心耶。聖達節次守節。伯夷不食周粟。仲尼以爲賢。生亂世何處求生。汝其勉之。」魏太祖見幹年八歲時甚奇之。及爲司空。召幹爲尙書郎。

彭寵之叛。家數有變怪。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鑿地而求之。不得。下筮多言兵從中起。奴子密等三人謀劫寵。是日寵齋便室。晝臥。三奴共縛寵。從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縛。驚曰：「奴反耶。」摔妻頭擊頰。趣爲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人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奴我素所愛也。爲密所迫。脅耳解我縛。出閣則活矣。用汝妻女家中財物。悉與汝。」小奴意欲解之。而子密適至。遂不解。使妻縫繡囊。解寵手。令作教告城門。令子密等出。勿稽留書成。寵及妻頭置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爲無義侯。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一小名阿瞞。故有曹瞞傳。南陽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官渡之役。攸諫紹勿與太祖爭。紹不從。乃往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座席中。

自限。至呼太祖小字曰：「阿瞞卿不得我，不得冀州。」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行出鄴東門，攸顧左右曰：「此家不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人有白太祖，太祖遂誅之。

美人姓薛，名靈芸。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以入六宮。靈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十乘，以迎靈芸。芸去京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易名爲夜來。」夜來妙於針工，非夜來裁制，帝不服也。宮中號爲神針。

蜀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未有繼嗣，養爲子。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旣定，以封爲副中郎，稍遷副將軍。後與孟達會兵上谷，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懼，乃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於魏。文帝以達爲建武將軍，平陽亭侯。與徐晃共襲封，達與封書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權勢，義托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處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已來，有識之人，相謂寒心。今足下棄父母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迴，從而疑之，非義也。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繼嗣羅侯，不爲背本也。北面事君，不爲棄舊也。恐爲亂，以免亡，不爲徒行也。」封不從。先主責封，侵凌諸葛亮勸除之。於是賜封死。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亦爲流涕。魏志載明帝破諸葛露布云：「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厚備毒，惡積身滅，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盡禮之實，斗之兄弟，守空城而已。」

石崇字季倫，勃海清河人。苞之子，生于青州。故小字齊奴。苞六男，崇是小子。苞臨終，分諸子財，獨不及崇。其母爲之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能自得。」拜黃門，累遷荊州刺史。劫商致富，遷征虜將軍。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園，一名梓澤。詔事賈謐，與潘岳爲二十四友。有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崇有愛婢曰綠珠，美而工藝。孫秀欲之，使人求焉。崇館於白下方，登清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婢，妾數十人以示。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以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不可得也。」使者再三，崇不許。遂以告秀，秀誅之。崇復有愛婢名翔鳳，魏末於胡市買得，年始十歲，至二十，遂有容色，妙別玉聲，觀寶色。石氏之富，瑰寶皆殊方異國所得，莫辨其處。翔鳳別之，皆出。人地崇豔麗者，數千，翔鳳以文詞擅愛。

賈充字公闕，妻李氏，名婉淑，生二女。一曰褒裕，二曰笙裕。李氏父豐被誅，李坐流徙。充復娶陽城太守郭配女槐，妬忌甚。李氏會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謙不敢當，其實畏槐也。笙爲齊王妃，每號泣請充省李氏，竟不往。充有兒名黎生，再周。充自外入，乳母抱在中庭，兒見充，喜笑。充就憐之，槐遙見，謂充有私，乃殺乳母，兒啼不飲，他乳遂死。槐亦終身無子。

謝太傅安寒食內集，兒女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

桓冲字幼子，彝之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彝亡，弟兄並小，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欲爲質，幸爲養買得。郎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射堂邊看，冲識之，曰：「買

得也。遂厚報之。冲性儉素。常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怒。促持去。其妻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桓石虔。小字鎮惡。豁之子。有材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有猛獸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亦跳高於獸。獸伏復拔一箭以歸。有患瘧者。呼石虔來。疾者多愈。

王忱字元達。坦之子。王恭隨父適在會稽。王大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其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非爾之友。中乖愛好。」後爲玉緒所間。終成怨隙。果如其言。

王衍嘗爲天下人士題目。曰阿平第一。子嵩。庚。改第二。處仲。宣。第三。王敦。王孝伯。恭字問。王大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塊壘。故須酒澆之。」王佛大笑曰：「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謝遏夏日常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着衣。跳出房外。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踞後恭也。」謝太傅未冠時。始出西。王長史濛與清談良久。去後。荀子王脩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聲聲風采逼人。」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權薨。卽尊號。亮有愛姬四人。皆振古絕倫。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潔華。四名洛寶。又作綠琉璃屏風。甚薄而徹。每月下清夜。舒之。使四姬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唯氣不通耳。爲四姬合四氣香。皆異國所出。香氣在衣。歷年彌盛。百濯不歇。因名百濯香。聞曰大略全是。故未嘗有精數耳。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有小相忤適於螭。螭便作色不怡。司州覺惡。便舉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與兄老計也。』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強來捉臂人。』

東昏侯潘淑妃。小字玉兒。帝爲潘起神仙永壽玉殿。鑿爲蓮花貼地上。令潘妃行。曰。『步步生蓮花。』常市號珀釵一隻。直百七十萬。

羊侃字祖忻。少魁偉。身長七尺八寸。愛文雅。博涉書記。關弓至十石。嘗於兖州堯廟墻。直上至五尋。橫行七迹。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歌。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侈靡。有彈箏人名大善。着鹿角瓜。長七寸。舞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景玉。能反腰貼地。銜得簾上玉簪。大同中。魏使楊裴同宴。賓客三百餘人。皆食金寶器。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女百餘人。皆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雲仙雜記

唐馮贇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絹作雲朵。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樞人直說

碁聲與律呂相應

元顓本棋枰聲與律呂相應。蓋用響玉爲盤。非有異術也。棋天洞覽

紅白二墨

楚王靈夔。使人造紅白二墨爲戲。及書寫衣服。黑衣用白書。白衣或用紅書。自成一家。大唐龍髓記

瑠黃椀

元載飲食。冷物用瑠黃椀。熱物用泛水瓷器。器有三千事。出樞要錄

無塵子

方鎔隱天門山。以櫻欄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出高士春秋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玉塵集

黑松使者

元宗御案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即呼萬歲曰。臣即墨之精。墨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出陶家餅餘事

柳神九烈君

李固言末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未幾狀元及第。出三峯集

爲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至買樹。唐餘錄

籠桶衫柿油巾

杜甫在蜀日以七金買兒米半藍細子魚一串。籠桶衫柿油巾。皆蜀人奉養之粗者。清異志

涼物

房壽六月召客坐。練竹簾。凭狐文几。編香藤爲俎。剝椰子爲杯。搗蓮花製碧芳酒。調羊酪造含風餅。皆涼物也。壽勸吳田以轆轤。田懼其深曰。但見龍門溪水濯麴蘗腸耳。出叩頭錄

梅粧閣

郭元振落梅粧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襖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明聲也。冥罷散九和握香。出叙閣錄

搔首問青天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坐矣。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搔首集

清高門戶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戶，但蓮菡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自慶傳

午橋莊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雪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爾。」
出晉公遺語

養硯墨筆紙

養筆以礪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硯以文綾，蓋貴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蓬溪子遵之，文房寶飾

迷香洞

史風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差，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鎮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馮垂客於鳳，馨囊有錢三十萬，盡納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常新錄

金鳳凰

周光祿諸妓，掠髮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沈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傳芳略記

三賢松

朝眞觀九星院有三賢松三株。如古君子。梁閣老妓。以麗水囊貯香遊之。不數日松皆半枯。事略

山神以豐年相報

琴叟耕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犁。推之曰。「勞吾躬耕。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鳳翔退耕傳

吞雲夢澤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徵文玉井

田水聲過吾師丈人

淵明常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禾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淵

明別傳

龍鬚友

鄒誥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吾至此。」後有貴人遺金龜。并拔藥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筆

三百管。退而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猶當令子孫以名香禮之。龍鬚志

隱士衫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爲短襦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梁福廬陵記

俗耳鉞砭詩腸鼓吹

戴顓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鉞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高隱外書

半月履

趙廷芝安城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續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廷芝問之。答曰。「公氣血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妙豐居士安成記。

屋龍更衣

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無瓦屋。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茅龍更衣。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坐於其下。初不愁嘆。十三賢共注廬山記。

栗木爲關

凡門以栗木爲關者。可以遠盜。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窗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甚。風池編。

猿啼生蕨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蕨。窮幽記。

苦吟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脫龍牙

取脫龍牙一枚。手握之。臨局機變橫出。手參棋談。

胡麻啖犬

以胡麻麩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又可得三十歲好事集。

廁上以朮湯盥手

陳宛盛其居，止廁上，以朮湯盥手。槐板覆蔽糞穴，爲都城第一。洛陽要記。

睡地成文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睡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文筆磔喉。

一詩輒洗其筆

白傳每一詩輒洗其筆。文覽。

句中喜得魚竹

孟浩然一日周旋竹間，喜色可掬。又見網師得魚，尤甚喜躍。友人問之，答云：「吾適得句中，有魚竹二物，不知竹有幾節，魚有幾鱗，疑致疎謬，今見二物，乃釋然矣。」

享鹿肉

黃昇日享鹿肉三斤，自晨煮至日影下門西，則喜曰：「火候足矣。」如是四十年。安成記。

墨染紙不昏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成老相墨經。

一里更二馬

校書郎李蕃蓄馬甚多。出遊則一里更二馬。馬癖記

詩成裁窗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筆原記

祭詩以酒脯

賈島嘗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脯。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金門歲節

筆描窗竹影

宗測藥閑靜好。松竹嘗見日。篩竹影上窗。以筆備描之。常新錄

鴨卵成花

向聲能於鐺中以手撥卵成花。河中記

燭圍

韋涉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長安後記

杜鵑喚歸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嘆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所歸耶。」金台錄

口吻生花

張祐苦吟。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白氏金鏡

食麩餅

鹿宜孫食蝻蟬，炙於壽陽盤中，頓進數器，止戈集

鼻出黃膠

賀知章忽鼻出黃膠數盆，醫者謂飲酒之過，從容錄

數米而食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不過一筋，青陽記

廬臺日飲爲之不移

鄧寅廬臺，墳土未乾，日影爲之不移，壘上記

吞花臥酒

虞松方春，以謂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臥酒，不可過時，曲江春宴錄

自煖盃

內庫有青酒盃，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自煖盃，天寶遺事

花裯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園中，聚花鋪座，曰：「吾自有花裯，何消坐具。」天寶遺事

山雞自愛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茗戰

建人謂門茶爲茗戰。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趙后外傳

書倉

曹會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如願

有商人過清湖。見清湖君。君問所須。商曰：「但乞如願。」君許之。果得一婢。如願即其名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因正旦。如願晚起。商人撻之。走入糞壤中。不見。今人正旦。以細繩繫綿人。投糞壤中。云乞如願。

陳蕃待客

陳蕃待客。拌飯以鹿脯。老羹以牛脯。未嘗別爲異饌。

榕粉

小兒瘡痂。以榕粉日傅之。則易瘥而無痕。出汗漫錄

沈休文多病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棉帽。溫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自慶集

鶴識字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金城記

真脫絲布

人之爲文語意疎慢者，真脫絲布。文士之病，莫大於此。鍾嶸句眼

入酒中沐浴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酒中玄

酒魔

常元載不飲，羣僚百種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即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虫如小蛇，曰：「此酒魔也，聞酒即畏之，去此何患。」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爲糠市。從容錄

無腸公子

蟹曰無腸公子，龜曰光知君。

天鼓

雷曰天鼓，雷神爲雷公，出抱杵子。

沒了期

錢鏐封吳越王，工役大興，士卒嗟怨。或夜書府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鏐出見之，命

史書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嗟怨頓息。五代史傳

鵝蚌

趙且代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鵝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鵝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鵝。』兩不相舍，漁人得而并。」戰國策

食玉炊桂

蘇秦至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曰：「曾不少留。」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戰國策

養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養婦亦獨處，夜暴風雨，養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婦曰：「何不學柳下惠？」魯人曰：「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下惠之可。」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眞虬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杜陽雜編

記事珠

唐馮贇

讀書數真珠以記

于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爲簾押。授讀書。數真珠以記。日輒一遍。

自然簾

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於宮門。始皇抱文珠置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鉤。故又名不鉤。

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爲無字碑。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洛陽尉。人謂之香尉。

魚脊出金釵

寶歷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鮫人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臥蛇

傅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得意田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棋。謂之裙幄。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嘆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自負書劍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爲擔。裹以烏氈。倚旣死。山僧取以供事。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蘆。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崑崙玉盞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怯夜幃

胡陽白檀寺幃。剎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幃。

馬崑錦韉

楊貴妃死之日。馬崑媼得錦襪一雙。遇過客。一翫百錢。前後獲錢無算。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豨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爲小髻。十數。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詞。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麴部尙書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噴墨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在紙各有意義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瓊廚金穴

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况家爲瓊廚金穴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諧噱錄

唐朱揆

蹲鴟

張九齡知蕭員不學，故相嘲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枷懶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嘗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懶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懶鼻。」

鴨姓奚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謔夢

苻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多難為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虫老鼠，俱為十二屬。」

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姪炫並有備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威與枷着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蒼蒼在鬢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粗而帶急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

大笑。

就溺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醫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裎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肅肅。」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傅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瘻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着羅。未見眼中安瘻。」

危詩

韓元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迫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蓋護其太蠢疎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爲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

略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否？」陸殊失望。

八百錢鳥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鳥，生死同價。」

醜婦効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垣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苟令公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垣曰：「醜婦効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

門前臥苑轉稱燕。衆怪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與手寫尙書典鏡。李尙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堯典舜典。」

噴嚏

玄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噴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故錯喉。」潘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容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容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驢寧勝馬

晉諸葛灰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王。

我廳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廳書。」

漸至佳境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破蝨

破蝨者，因官妓惡蝨，坐客爭記蝨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

校。」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宏退朝，白誦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糞簣

漢人適吳，吳人食筍，問何物，曰：「竹也。」歸，糞其簣，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適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適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僂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奉佛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桓相似時似耳桓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

玉泉子

唐闕名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酹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懼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斷一弟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綽。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囊直入卽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爲。」卽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婿。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婿者多矣。已既

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婿。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台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卽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屬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卽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跳問福所苦。福旣給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愛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苗胤以進士旣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兒姪洒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胤復祝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原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兒或微劄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胤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卽僦之。寢息其中。旣至洛中門。聞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胤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怪也。」聞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胤亦終江州刺史。趙悰妻父爲鍾凌大將。悰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

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惺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帳，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且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日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勛質日議勝於私室，僧多處其間。二子不之虞也。擁議名氏，迨與奪，逕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詣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所諱，助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助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盜奄至，即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任盜賊自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其女有姿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取。

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托好，速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僭來二婢曰：「公旣以偷爲名，此婢不當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詞且順，願已無不可者，卽自鼓棹載二女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李蟻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常恐鐸之先相而已後之路，巖出鑛，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章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爲蟻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飲鐸，妻氏疑其董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妻兒謀。」蟻驚曰：「以吾酒爲鳩乎？」卽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

李克勤爲大理卿，昭宗在華州時，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緇絹價，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賊，奏下三司定罪。御史台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尙書：「崔令乃親情，那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賊，奈何云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將數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使，華州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則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罪，止責授潁陽縣尉。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棋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棋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棋呂不悟，翌日呂請棋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棋者亦不會，仍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憂畏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惘然。

長逝。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感也，敢以上謁，欲阻此可乎？」德裕領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卽三惑馳騁，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謂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脈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脈。」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罌，昊天一罌，雜以八罌，一類十罌，暗記出處，遣僧辨析，僧因覈管，取惠山昊天，餘八瓶同味，德裕大加奇嘆，當時停水遞，人不告勞，浮議乃弭。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酣，輒履於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枕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大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李抱真之鎮潯州，軍資匱缺，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所敬服，抱真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申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坐，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旁。

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以貯焉。鄭餘慶清儉。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囁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遂巡昇抬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開元天寶遺事

五代王仁裕

玉有太平字

開元元年。內中因雨過。地潤微裂。至夜有光。宿衛者記其處所。曉乃奏之。上令鑿其地。得寶玉一片。如拍板樣。上有古篆。天下太平字。百僚稱賀。收之內庫。

步輦召學士

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抬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賜節表直

宋璟爲宰相。朝野人心歸美焉。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筋。令內臣賜璟。雖受所賜。莫知其由。未敢陳謝。帝曰。「所賜之物。非賜汝金。蓋賜卿之筋。表卿之直也。」璟遂下殿拜謝。

截鏡留鞭

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民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鏡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新牧具其事。奏之。褒詔美焉。詔賜中金一千兩。

慙顏厚如甲

進士楊光遠。性多矯飾。不識忌諱。遊謁王公之門。干索權豪之族。未嘗自足。稍有不從。便多誹謗。常遭有

勢捷辱賂無改悔。時人多鄙之。皆曰：「楊光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也。」

掃賞迎賓

巨豪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接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煖寒之會。

蜂蝶相隨

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爲至寶。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且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輩爭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專寵。遂不復此戲。

記惡碑

盧與累任大郡。皆顯治聲。所至之處。畏如神明。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明皇知其能。官賜中金五千兩。璽詔褒諭焉。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

自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鏤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如沸湯遂收於內藏。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會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說厚賜之。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足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牽紅絲娶婦

郭元振小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後果隨夫貴達。

鸚鵡告事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舍兒李侖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侖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無

所覺。惟有鸚鵡一雙。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極者數百人。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然聲鳴。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奔也。」官吏等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奔下獄。備招情款。府尹具事奏聞。明皇嘆訝久之。其劉氏李奔。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餵。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

物外之遊

王休高尙。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饑魚燈

南中有魚。肉少而脂多。彼中人取魚脂煉爲油。或使照紡織機杼。則暗而不明。或使照筵宴造飲食。則分外光明。時人號爲饑魚燈。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呼之爲金衣公子。

警惡刀

貴妃父楊元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前有猛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也。元琰寶之。

鏡影成相字

宋璟未第時。因於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璟因此自負。遂脩相業。後如其志。

冰山避暑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爲山。周圍於宴席間。坐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纈者。其驕貴如此。

刀槍自鳴

武庫中刀槍自鳴。識者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

夢筆頭生花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膽逸。名聞天下。

淚妝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妝。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有腳陽春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爲有腳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美人呵筆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語。時十月大寒。凍筆不能書字。帝勅宮嬪十人。侍於李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

撫言

五代王定保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曰：「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托。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廷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照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屬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卽離筵也。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

句云。「文章舊價留戀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縵繒於僧伽蘭楯。祈祝擲筭。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携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郎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暗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李德裕頗爲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畢誠相公及第。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

李肇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肇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傳播。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周絨爲角觝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擎，盡是用拳之手。」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哀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途，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祇爲從來作詩苦。」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仗取一勺水，更托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三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方干瘦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看雛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筇」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裡沒墮」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六沒用處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杜甫醉後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色變曰「僕乃杜審言兒」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初版

(87292B)

歷代小說筆記選唐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江 奮 經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五四四〇上 商

平

